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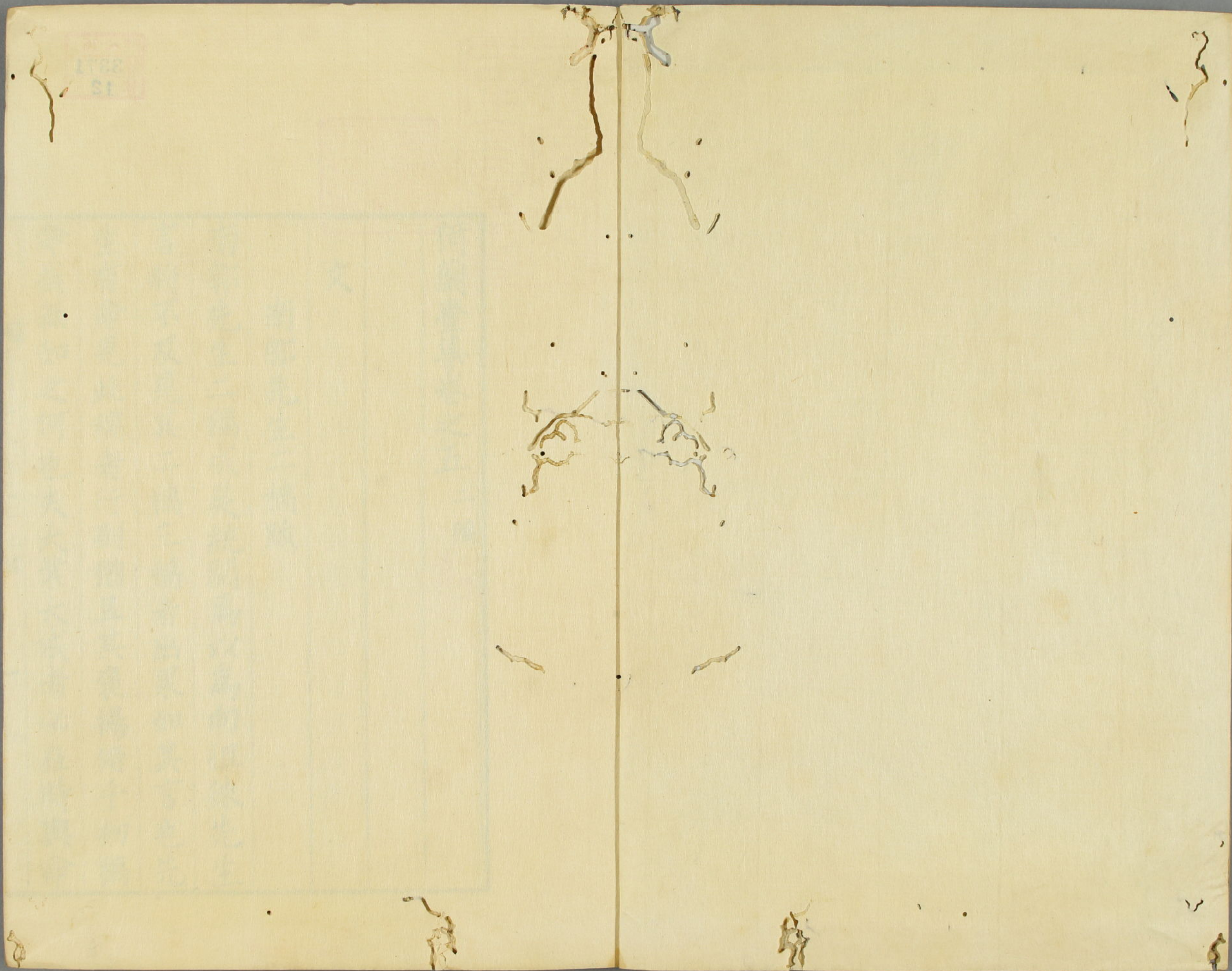


猗蘭臺集

五二稿

~ 16
3371
12





1788
SI

門 16
號 3371
卷 12



倚蘭臺集卷之五

二稿



文

南郭先生二稿跋

南郭先生二稿成矣統閱焉以為向徂徠先生
言將不及見其二稿三稿者出果如其言也先
生有命見此稿者行則猶且其褒揚倍乎初稿
命哉無如之何也夫大業大成者必在時與命

苟此二者不合曷得其成乎時曰橐弓之平也
命曰黃耆之長也時雖平而命短則不能命雖
長而時亂則不能服先生殆合此二者也矧子
遷今年五十有五天和守全發文愈健其及三
稿四稿必將盛也斯天覆護服生者也統今四
十有七其能相保而題跋三四斯亦天覆護二
子者也

重答子遷

宋人寶燕石緹中十襲謂五城不當古今愚之
不異可知哉頃或持來徵明其昌之書與浮屠
氏清拙書余欲得文董而先問拙之價殆倍五
城而二子賤甚遂得二書筆法壯麗霜素凝鮮
我家明壁哉以世多愚寶墜吾掌可謂一時快
也日辱報書及題石壁詩且審江島壯觀讀其
書已至於就陷為研海水為滴磨數升墨染筆
飽滿狂走一掃字間亂斜亘及數十步不覺心

神飈揚如在其旁烏石從游從旁絕叫稱快此時也直如見其狀態也題詩絕妙雖白也不及也海若之一得之也誠千載一遇也開闢以來東西南北海岸安得如此者想自今江島海若大誇愈益驚濤以待識人之觀然不知我二三子外海若得其詞以為寶者也近聞烏石乃欲再往穿其墨痕而使之千秋想夫海若之靈暫馮烏石令為如此乎不然何數十里之行一旦

而企望乎余嗜好此快事久矣而所游大率皆山也偶得斷岸亦鬱林覆隱或苔滑不可字或道斷不可到也獨嘗題宮下之石一快也今讀足下快書則率爾復生遠游之志噫噫如不佞籠中鳥不能一擊何能有為乎余頃傷酣飲伏枕二三日四座蕭然而得足下一快事恣然汗出以大手筆掀雷扶電霍然而已豈啻枚乘之七而已併感佩不少八月朔忠統頓首

寄子遷

頃博士等獻

公孫降誕祝詞板生亦與焉諸生各吐奇言板
生獨以古言而其氣格備矣可謂雞羣孤鶴也
愈益生自愛心足下如之何比者崎陽人贈朱
肉其色大底佳其人曰欲色甚佳者押印之後
又撒辰砂其上極妙不知佳否

成章燕稿序

蓋余與子遷子和游也有年於茲云子和嘗謂
何人乎謂吾黨吾黨吾黨而非吾黨何謂吾黨
乎信言哉未聞子和死而後善子遷者未聞子
和死而後如子和者故子和死而子遷不樂也
子遷亦謂交之於人也猶唇齒之相濟唇亡則
齒寒何濟之有而余與子遷游也如與子和相
與時也以故兒輩亦時時得見子遷焉兒嘗好
詩詩成則持以受教焉先生亦惇誨而證明焉

故至如槐之生鼠耳也丁巳之秋望諸子集兒
之館賦詩子遷曰其言斐然可以成卷也兒曰
願得先生大篇若夫不得焉譬如樂之有吹而
無鼓乎先生曰吾豈敢當鼓乎然樂之爲樂不
若與衆也遂賦而與焉兒喜已成墨刻名曰成
章燕稿

古言錄序

漢魏以下之語不取而如晉人清言略亦可取

也文章之道難矣夫唯所難以復古夫復古之
道古言而已古達而可以言也即漢魏以上傳
而儼然豈復難焉而不可爲乎天生人才豁如
爲古亦唯在其所由乎集古言錄

原嘉成卧遊室記

大凡觀游山水者無小大因其地娛目賞心焉
風物顯氣有得已而後逍遙自若昔司馬氏之
遊也探禹穴闢九疑宗氏之遊也畫名山四壁

焉耳而其大者濶而樂焉小者幽而樂焉蓋至其所樂則一也原觀之愛山水又且好詩恆以爲文名山川以圖不朽然而奔走事務未嘗遂其志則欲慕子長之濶不能而姑取少文之幽以具諸室中則連山列嶽斷崖絕壁濫泉激波之狀粲然而縱焉於是優焉陶焉賦以述志發藻如林日盛月富則山若吐雲物而出水若飛顛波而湧四序之觀無徃行而已以與焉元文

二年九月一日請子遷爲卧遊之字乃扁之屋上而示其雅意焉今夫都人士之觀游者儻蕩而嬌于道路飾鞍轡美衣服誘歌伎接淫音而罕有賞其風物顥氣之自然者而觀之少慕古人跡旦莫逍遙容與于其間豈不謂善游者乎今已如此及壯其志所至不可知己吾美其娛賞感其高標而記于茲其能書此文於座右而俟無變而進于大業

小峨眉山記

嶺之南兀然削成者巨石曰回雁東折與東之
自出石相摩相俯狀若肅敬而拱手者其下有
數尺松松根夾石跨徑而屈曲委蛇者二稱二
大夫倣岱之五也其東南奇石競出有若冠若
鼓若帽若壘若蟠龍若怒狼若顧虎若牛之跪
而睡若馬之走而登若建樓門而中空環圓者
徑迴其間而尤嶮岨焉登則九折九折窮而又

登焉數步始得夷地地方十步所有石之若冰
雪而聳北者其狀譬如姑射神人倬約而立孤
松蓋焉小泉湧焉其左有徑徑愈嶮捫藤蘿漸
可步蓋其間十步所其下穹谷其上崢嶸誠非
孝子可往處也前已嶮乎九折至茲彼不嶮岨
又行數十步而下澗道道之左右巖竅尤多而
泉流復聲矣蓋出自白石旁者迴而落踏拾數
石而至潭潭之環不盈百步而水有深淺也重

巖巍然崒崿崢嶸或爲牀之象或爲獸之形者不可勝數鳥魚浮游其際澹如泊如各得其所而娛於是觀望始寬平座石上而四顧乃觀之竒盡焉觀望稍久而又攀徑而登焉杉檜樅栝梓槭楓攢生鬱而覆乎日光山舒而石少數十步至溪溪流瀏然而清焉渡小橋而左又行鬱林之間數步出于埜埜當小峨眉西衆草叢長鹿可吻吻之鳴蟲可嚶嚶之吟人烟遙阻游

客至少時或天清霽而日晏風蕭瑟而氣淒至斯境地眺斯形勝占斯閑闡則心已般乎娛焉於以養於天生縱於志意經過歲月不異食王母大上之藥後天而老我弱冠學先王孔子之道壯而執事未知山水之樂如此宜乎古人愛之於是乎豁然

內君別莊詩序

內君某嘗謂余曰我祖清次爲執政

爲之凝滯而錦繡浮沈勝之可者也三君譚笑
不已余獨去而往鬱林之間里許得丘丘高丈
餘其廣若干畝有櫻桃環焉有清泉懸焉下丘
則池其廣百畝許泉觸小石而墜焉其鳴淅然
烏魚馴人不畏迥葦蘆之間倏隱忽顯亦勝
之可者也內君來曰乃前行里許有望之可千
里者也導而至至則竹林萬竿迫徑而蔭矣日
午而如昏已登數十步暨將至其顛竹竿稍少

日光粲然顛之上平夷而可列胡牀五六居之
松杉綿東南北而西屬闢矣由其中以望則壁
立芙蓉抽天而出焉勝之尤於是既矣又導而
下也歷林數百步許至亭三君先至烹飪酒醴
杯盤狼籍舉遊戲而娛余賦七言古事在語中
飲歇日莫相別而歸先是內君請記其莊不果
已而余爲執事松君爲執政其交也廢亾何內
君卒阿君獨如故蓋二十三年矣殆如昨日而

此莊也不伐一木不遷一石而居室堂宇無異
百年之前斯不啻不易其祖所為而已山川丘
壑君之賜也永傳其祖寵榮於子孫是內君之
志也然而其所傳何以久之是以索余余嚮不
能為今亦不為焉如其不可傳何於是作五言
古詩因為之序聊繼往時之志云爾

養菊說

陶淵明採菊東籬而愛焉魏晉之間諸家賦焉

者多矣大底言其盛衰耳而勿論其品類及葩
之小大也近世諸家專愛焉蓋貴大者異者大
者尺餘異者且千乃諸家相角為優劣焉也殆
至敵牡丹焉或難之曰異陶氏之愛焉哉陶氏
樂其天然之狀今也則撓其枝葉分其種根而
育之以溜水腐肉污塗朽芥之屬豈其天然乎
黑白子曰不然夫大者素有故以大焉異者素
有故以異焉盡其所有是其天然也如或曰未

矣蓋陶氏愛也璀璨秋陽吐葩揚榮寂然縱心
目於其間而已豈必有以其天然為天然之說
乎今之人巧而為之說不取焉也則撓之育之
果發其天然乃於聖賢之教亦不遠也且夫運
氣轉迴現出未曾有物夫如此麒麟其彰乎鳳
鳥其至乎大治祥瑞於彼可卜也

送僧之輿州詩序

國之千里民止而安焉蓋其民饒而事物備矣

乃相扶以相養焉故千里者仁道大備焉輿者
則其國也民是以安也某上人生貧法富今年
將游輿其行也唯一鉢一衣耳而無饑寒之苦
豈金仙氏之道有其術邪抑亦國恩使然邪上
人嘗住東都久矣乃在相扶之中未見其他其
或謂所往必如此若夫地狹民少不可相扶而
能無饑寒之苦實謂金仙氏之術也今輿既不
讓東都則未可見其術也然而其民信用如在

東都焉可謂法富也乃游以敷演於其道焉而亦無饑寒之苦者其勿謂非國恩吾黨有支許之契餞之以詩因請其序余雖未見上人而心交頗通故爲之序其別云

送牧公告老歸田邊序

公嘗爲西都留臺西都之政無爲而治焉夫無爲者黃老之道也而公以其道而治焉蓋有所由邪方今昇平百二十有餘年善政廣被於萬

國膏澤浹洽於四隅黎民盡生太平之化不知干戈之難則百二十有餘年之德教漸于人心人以為常所謂垂拱而治者也故治世之治在守其已所治而已則公爲留臺也十有三年一遵先人所爲無一事所變更民愈安寧類若畫一斯其所由邪不然何至此邪統亦常以爲今之政莫若無爲也乃今之無爲古之爲政也豈有如焉乎且夫物不敗則全敗而後全之非全

之道故聖人能保之不敗惟長惟久小人不能保之故謀全之夫保之道在不損益其物也苟損益焉其必異其始異其始者物之衰也敗之始也非保之道故無損益則其物全矣全矣則無異其始是謂之保之道也保之道達而全之道成焉是則公所由也公以之修其職而府中無事夫然後今之政無爲而治焉可知矣公告老歸封余嘗知公久矣而以其久在西都不能

交驩今天將別又以余在公之無間不能祖帳以盡平生之要我聞贈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我言非金玉然而美其善治惜其故舊述以爲言京兆尹滕忠貞亦遷而歸東都與余同姓尤親故愈審公所治焉

答子威

余朝罷則高臥適室左右琴書聊慰俗事紛紛耳忽得子威書稍添雅意余何不喜子威愛風

流乎頃滕繼之者志學而叩我我誘引其人以風流之趣故雲箋之類贈以示文雅德榮亦時時乞覓是以猗蘭藏中物將屢空雖然猶有餘紙在附价寄與時是寒氣傷人自愛勿怠

與繼之

日高談適室足下何愛高山流水之意如此夫以意而應焉故意高則其音亦高高而後牙之調可知也今之人怪絕調焉其所怪者即期之

所聽也足下愈愛焉期之所聽亦可知也牙期相合而後調出乎人間是則吾黨所愛也

抵說

東瀕有木其名曰抵其立也生巉巖之間常枕東海而大波擊之而不動大風震之而不拔而其大則連抱長則千仞鬱紛紜而獨茂焉海人曰海水不顛斯巖則以斯抵之牢固也故謂抵云是以百工屢謀之棟梁而不敢用故數百年

居然失其爲用焉豈不謂不幸乎以此觀政雖有棟梁之材可爲大國者而不能用之奚能盡其材乎是故君子大材用大小材用小是以天下之材各盡其用而不失也噫噫爲海水不顛一巖恃其抵焉則大用小也若夫能用之則阿房長年白虎金華之宮可以爲也故百工謀之百官薦之百官薦之天之命之不用天命將奚治國乎

寄子遷

歲已新回條風徐吹劇喜和暖速至意已如欲風乎舞雩也足下起居萬福想夫不可不有詠歸之志也不日載酒與足下爲新年醉如何雙鳧附呈八日勿違

服子遷歸去來摸畫跋

遷向觀歸去來畫牛門以爲絕妙也時鑿者爲陸叔平遷即自摸藏云余嘗與遷論古今之畫

而言及此畫遷曰以今觀之筆意古矣想亦元也何叔平所及乎余見亦如遷遷嘗好畫然不暇他工因偶摸之既而妙迫真焉余嘗覓其真本久矣而向已琴鶴子藏之是以請此摸切遷亦不欲爲世瞽物丁巳冬遂與焉既而掛之適室中細看氣韻般乎無厭以爲遷之摸畫海內唯此而已今豈易其真乎我家奇寶哉記以傳子孫云

與子遷

甚哉俗紛妨乎大雅未聞雅能妨俗是實俗之所爲乎抑亦天乎昨大勞足下小人何爲勞足下乎以執事鞅掌也日所說貴婚之財項聞自四方幸哉願至四月望後其禮行焉念一日面既

答君嶽

辱詩我豈不無戀戀之志哉即附价寄與焉頃

聞嶽也改文氏而學唐以上其志也最高然嶽之名乎海內以文氏也今已改之三千之徒亦盡改爲人心不同即如面然不知若響乎若夫不若響焉如其徒何加之今徒皆舉而謂文後有嶽嶽後無嶽今已改之嶽後之憂可知也願且以文氏愈育其徒焉

寄子遷

頃再觀歸去來本畫即以足下所爲而比視焉

不失一毫精神亦嚴然愈益襲以藏諸而愈知其爲元也淮南之製已到妙處伊更子名產亦何若焉想夫以足下大量飽之雖八公不及焉成章館之字君嶽彫矣佳甚足下常雖苦書非今之鳴者所能及也以此觀之在其志高乎然則足下所苦則鳴者所不知也鳴者所苦足下所不苦也請足下勿苦焉得麗偉甚者傳曰飾香焉懸以五色流蘊而其中央裛妙香於錦繡

而五色絲圍繞之別作蘭蕙芙蓉海棠櫻桃之
形續其絲間亦各裛香珠聞之避深宮惡臭者
也長信何避之有乎恐常人所言也即置之南
窓下也香氣埃風徐來殆樂鼻目一助也不日
供覽雅物十品戲詩呈笑

與彥輔

古人曰凍者假兼衣暍者望冷風即謂從心所
欲也夫心所欲也不可極故有得隴望蜀志可

謂人情也小人日借覽文氏一軸其時也都下
數火懼為祝融氏奪焉深韞匱而藏諸經五旬
而乃覓之殆失其所藏故向告以多罪矣業已
八九載於茲不圖頃得之藏中乃審其狀固亦
十襲以藏故幸免虧蝕之害於是亦復生望蜀
之志以請若夫足下為許焉實同凍者重衣暍
者得冷何賜如之小人朝罷之暇則樂之不厭
也日見贈二軸常置之左右以披翫即當心志

倦勞思盧滯壅則披之下酒霍然奮然速於枚
乘之七今又增以此一軸快哉可知也豈不可
無望蜀之志乎故且不愧前罪汗顏而乞焉請
勿罪焉請勿罪焉董生一軸還璧時是多雨萬
惟自愛

與君瑞

與服生飲則謂平生酒肉之癖亦一大雅也越
生夜浴之癖亦一奇事也高生亦戲謂社中無

謫亦詩料一失也晉後所未有劉伶阮籍之輩
斯人哉連歲大魚不違時日海味甚美大惠哉
頃借覽琴鶴藏中歸去來畫比視服生所摸不
失一毫纖彩精神亦與真別否服生愈益不可
測也不佞欲覓其真有年於茲聞遂入黑公之
藏黑公入閣之後似與余有纖芥之隙者而未
知其故故余恆相應以雅素之節也何公往矣
又何可知乎然獨恨其冤不可白乃竊使人叩

公之旁人旁人曰絕交者所爲也甚哉絕交者好之也以己及他無所不至事略于此然則獨於黑公之魂何隙之有己無隙乎又何忘舊故之誼乎因言其誼於嗣公且請覓其畫嗣公能肖余志則黑公之肖也何惜之有若夫不肖焉如不忘舊故之誼何此事非足下不可言請勿外泄

文君其善政記代人作

文君弱冠爲書院直郎壯而病免食邑連勢云先是有爲邑之善政乃邑之民治且庶矣蓋其民生子多則不養其非獨乏給養而已其邑於古爲近要荒故其俗得數子必擇其柔弱而殺之以故邑內日空民少然民以此成風遂至不知其不慈也文君憂焉乃下令民曰夫預知其不可能養乎莫如無子而猶生之而不養不慈莫大焉今日之後一家勿過三子三子已育夫

婦別寢勿得不可養之子於是民皆以爲舍其
柔弱而用其壯健爲攻我業也然以今不能養
別寢若夫婦之道何其情亦難割自今或多子
即不殺之設令過三子不爲犯令於是皆盡養
焉邑之民自是活矣隣郡耆老聞之曰在昔王
濬亦有是政全活其民而善名相傳然而唯止
巴郡而已今此邑之民以其善政既知不養之
罪也乃有子有父止孝止慈子孫之慶繩繩以

不絕也即邑之父母亦教其子曰我君生爾爾
勿忘其恩而能務爾業男以稼穡女以織紉儲
積是倍阿錫是饒所以報也自是隣國之民鄉
風化德漸于孝慈之道繩繩不絕日以相及何
唯隣國而已乎況今邑於東都漸爲甸服豈若
古近夷俗而可乎哉以此觀之邑之民非不知
其不可能養焉而不能養焉者或其始有吉
父信讒之惑一家爲之一邑習之民以此成風

遂至不知不慈邪不然何吾仁政之邦如粟之
有邪今文君以其善政邑之民治且庶矣化及
隣國可謂能教其民也仁莫大焉丁巳之冬使
或人請余文余嘗聞其善政今又審耆老之言
邑之父母之教乃稱爲民父母之道有是哉斯
言傳而不止善政之間雖百世可知也文君名
某邑屬鹿島郡云

送察公移轉華頂山序

察公移轉西京華頂山矣將行也東都諸公贈
言武子曰夫德巍然若須彌異於衆山道嶒然
若月盛滿在衆星中原子曰古曰懷衆珍黃金
白銀琉璃水精龍蛟明月神珠千竒萬異無求
不得者海也夫公之無不得者非海乎猗蘭子
曰二子言善矣可以言也可以語也夫天則高
之極也地則下之極也無窮則廣之極也公也
道遙于其極何無不容無不容無不得可水化

通萬物可以大濟羣生

與忍海

辱刻鏤之勞印篆不下秦漢大雅哉今都下巧者多矣然多貴纖麗也古雅自失巧者之病也然豈獨巧者而已貴之者亦為貴之者亦為巧者愈為之遂貴與巧同心而失古可憂甚也而師不為今可謂知古也又聞師有古畫之志亦復大雅甚者也余常與子遷言自狩守信以來

專淡薄是務然守信者妙手也守信卒後雖安信常信等出而皆不得至其妙於是畫已衰焉二子卒後殆無畫所以無畫者無師匠也夫師匠者莫若古且山川草木鳥獸蟲魚之類莫若其物則苟知之者為未難唯人物不可學故莫若依古畫蓋宋元之間筆意尤妙也是常與子遷所論也摸梁楷蠶之圖一軸子遷傳師言吾何惜師乎即供覽其餘宋元之畫藏若欲闡之

憑子遷傳子遷嘗謂欲使師爲我國第一妙手
故其論尤高而實以盡矣請勿違其論

顛辨

顛之東家有富人其西家有貧人富人無子貧
人有數子東家嘆曰吾雖富無子何娛之有西
家亦嘆曰吾雖有子貧何娛之有其南家之人
年八十聞其兩嘆乃謂兩家曰相易富與子歟
兩家從其言矣已卜日相易東家讓富於西家

受子西家讓子於東家受富西家暴富也服以
柔毛綈幕食以梁肉蘭橘心痛體煩內熱生病
矣東家乃啜菽茹藿身體輕便血脉流通所受
數子素不惡其食長曰息踵其次曰鬱單其次
曰青虬其次曰芝童其次曰餐玉其次曰洪崖
其次曰須其次曰芥息踵達文學鬱單善御青
虬芝童善射餐玉善書洪崖善琴須芥達數皆
游大人君子之門得名譽矣北家老翁聞事曰

貧富命也易之亦命也東家素富故易亦有譽
西家素貧故易亦病

識徵仲書

此徵明書戊午冬得之乃測其始理當豎幅舊
藏家裂作橫卷予今復舊以玩其全勢

寄子遷

大雪如何赤羽之下舟之有不統也代戴而埃
興也亦何讓其夜十二月九日統白

答彥父

辱書暨惠董太史書種堂帖余好癖依舊何賜
如之感佩無已審見示縷縷意足下志願宜哉
方今明明在上何處不照臨乎是以雖巖棲草
菜之士也無不出仕而况欲砥行立名者乎足
下志願宜哉亦時不可誣已在昔下惠方朔安
乎卑位叔夜以不堪而不仕如此者性質自然
也故不可強為不可曲為不可教為亦獨各安

其所安而澹澹焉泊泊焉如此者雖今豈復異古乎然難置之規矩之間足下所不取亦宜哉余奉職十有四年年已邇知命舊病日發思慮日衰身體日憊而公事日繁建議日盛乃戰戰兢兢如臨深淵然且也我聞犬馬之誠不能動人人之誠不能動天天也君也如不佞何以動天意乎唯日以葵藿之心為奉小誠而已又常以為老則不能任職而已邇知命老不可久矣

古人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若幸得此時則哲生所謂濁酒一杯彈琴一曲是亦適不佞志願庶可以安焉耳足下於不佞故舊矣故不佞亦述乎積鬱以為今日之慰亦各竢時而已時是寒甚伏惟自愛

答子遷

書至書至則如面如面而不面別之難為情也古人曰一日不見如三秋業已一旬豈可不相

懷乎已審相之行雨師作崇想夫造物者爭得
妙句乎山川以秋思得其賞風月以秋思得其
賞蓋雨師之妬乃奪之而不使得也雨師素無
趣能奪之已妙句乎既已不可得也山川風月
嘲笑可知也自今後雨師悔奪乎然造物者亦
有所不能得者先生之不妄假也請勿煩惟日
埃歸期而已酒如澠肉如陵亦不得先生不異
雨師也如之何

與子遷

雖雪而天氣澄和是則勾芒所爲實其徵哉恭
賀足下起居萬福增加新年之慶也請勿見違
八日之約小人以芳鮮香醪竢焉預計足下廣
腸如海想夫不能如山如河不至其飽焉也故
要使酒吏庖人倍鼎合尊而無盡焉不知至飽
不雙鳧附呈正月五日忠統頓首

又

春暖何日乎不雪則雨不雨則風冷侵肌寒徹
骨病生何不可吟伏枕之句乎設令無三者饕
餐所崇亦不可免况加之乎自愛勿怠不佞止
酒七日堂上寂然然預約不日霍然亦復與足
下飽食縱飲何吾黨而畏饕餐爲乎

徂徠先生墓碑

嗚呼大東物先生之墓也嗚呼先生復學於古
歸道鄒魯博窮物理立言修辭德崇名垂不朽

莫大焉嗚呼先生出也如日之升也乃影之及
無所不照其朦焉嗚呼實出先生天意可知也
其為人其行狀弟子識矣享保戊申正月十九
日六十有三卒性物部茂卿以字行銘曰
洋洋聖謨世用惑久天降文運斯人云受乃化
乃弘徽猷維厚大業已成日新富有瑕其不壽
天奪斯人匪天維奪有司列辰嘻我小信瑕能
孚神盛德不朽永于牖民

寄子遷

不佞嘗謂不佞懶惰然於文事不然而亦有之
哉徠翁墓碑息久嘻懶惰之甚其謂之何然徠
翁博大豈以言盡乎不能以言盡則何所言乎
元美謂攀龍峨眉天半雪中看乃以外物比其
高能言也凡所以飾言設論褒揚其人者將使
之知後世也大業盛德何爲假人言乎鄙意即
如此如何

猗蘭臺集卷之五

